三才廣志

為五十九篇例有十曰典謨貢歌誓誥訓命征範
孔依壁內篇次及序為文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為
次孔傳三十三篇與鄭注同二十五篇增多鄭注
畢命正義漢初不得此篇有偽作其書以代之
者漢律曆志云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
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
作策書豐刑此為作者不知豐刑之言何所道也
鄭康成曰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
序相應非也康成所見又似異於豐形皆妄作也
君奭正義鄭玄不見周官之篇言此師保為周
禮師氏保氏大夫之職言賢慕此官　春秋正義
今尚書大誓謂漢魏諸儒馬融鄭玄王肅等所注
者漢初尚書唯得二十八篇故大常孔臧與孔安

國書云二十八篇前世以為放二十八宿不知有百篇也後又得偽大誓一篇通為二十九篇漢魏未立於學官馬融尚書傳序云大誓後得按其文似若淺露書傳所引大誓不在大誓後甚衆略舉五事以明之王肅亦云大誓近非本經杜氏在晉初亦未見真本元帝時梅賾始獻安國所注古文其內有泰誓三篇記傳所悉有之漢魏諸儒不見古文因伏生之謬從堯典至胤征凡二十篇揔名曰虞夏書故傳通謂大禹謨以下皆為夏書　按王肅注尚書其言多是孔傳疑祈見古文匿之而不言也

後漢紀章帝建初八年十二月戊申詔選高才生受古文安帝延光二年正月選三舍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書毛詩穀梁春秋各一人

傳杜林傳洽多聞時稱名儒河南鄭興東海衛宏
等皆常於古學興嘗師刘歆林遇之訢然濟南徐
巡始事宏後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古文尚
書一卷寶愛之出示宏等曰林离休亂常恐斯經
將絕何意二子復能傳之斯道竟不墜於地宏為
作訓旨於是古文遂行　鄭玄從張恭祖受古文
尚書以山東無足問乃西入關事馬融　賈逵父
徽受古文尚書於塗惲張楷通古文作尚書注
周磐學古文洪範　盧植上書曰少從通馬融受
古學顧詣東觀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　刘祐學
古文尚書　尹敏習歐陽尚書後受古文　周防
事盖豫受古文尚書撰尚書雜記　孔僖自安國
以下世傳古文尚書　楊倫師事丁鴻習古文尚

書特徵博士　衛宏從杜林更受古文尚書作訓旨　吴志虞翻傳奏鄭玄觧尚書違失事目古文篆卯字讀當為柳古柳夘同而以為昧分北三苗北古别字又訓北猶别也又云所注五經違義尤甚者六十七事不可不正

漢尚書逸篇

記防記注今秦誓無此章正義鄭不見古文尚書漢時别有尚書逸篇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以下三篇之事隋志徐邈撰古文　尚書音一卷尚書亡篇序一卷梁五經博士刘叔嗣注尚書逸篇二卷出於齊梁間考其篇目似孔氏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　唐志徐邈注尚書逸篇二卷書正義錯亂摩滅四十二篇以不可復知亦上

送官張霸之徒於鄭注之外僞造二十四篇即是
僞書刘歆三統歴論武王伐紂引今文泰誓云丙
午建師武成越若來三月五日甲子咸刘商王受
並不與孔同亦不見孔傳也賈逵云流爲烏與孔
亦異　漢律歴志引武成篇云惟一月壬辰至祀
於周廟與此經不同彼是焚書之後有人僞爲之
漢世謂之逸書其後又亡其篇鄭玄云武成逸篇
建武之際亡謂彼僞武成也　孟子注孟子時尚
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叙亡失其文孟子
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　白虎通書逸
篇曰厥兆天子将爵尚書亡篇曰太社唯松東社
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北史刘芳傳
書逸篇曰太社唯松　南史任昉得一篇缺簡劉

顯曰是古文尚書所刪逸篇昉檢周書果如其說

左傳聖作則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命以伯禽唐誥皆策命篇名　漢律志先其筭命注逸書孔業子維高宗報上甲微　孟子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　史記恃德者昌恃力者亡　說文引逸周書　漢五行志注引逸周書　歷志引古文月采篇畢命豐刑　莽傳有書逸嘉禾篇趙岐杜預韋昭注書凡見於二十五篇之內者皆謂逸書實未嘗逸也

漢尚書三家博士　尚書古文同異

藝文志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歐陽說義二篇說孝宣世歐陽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官　後儒林

傳前書伏生傳尚書授歐陽大小夏侯氏三家皆
立博士孔安國傳古文未得立　前傳贊武帝立
五經博士開弟子員百有餘年傳業寖盛初書唯
有歐陽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平帝時又
立古文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事伏生授而兒寬
寬授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為博士高孫地餘
為博士論石渠至歙八世傳　林尊事高為博士
論石渠授平當陳翁生　由是有平陳之學翁生
授殷崇為博士當授朱普為博士　桓榮受朱普
學章句四十萬言浮辭過實榮入授顯宗顯宗師
事博士桓榮學通尚書減為二十三萬言子郁復
刪省定成十二萬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大常章句
建寧初詔太傅三公選通常書桓君章句者三

家學楊賜侍講華光殿　楊震受於桓郁　張酺事榮　丁鴻從榮明章句善論難為郁講　牟長習歐陽拜博士著錄萬人著尚書章句皆本之歐陽氏俗號牟氏章句　宋登教授數千人　尹敏初習歐陽後受古文　張奐事朱寵學歐陽尚書初牟氏章句浮辭繁多有四十五萬餘言奐減為九萬言　杜喬治歐陽　徐稱學歐陽　鮑昱求大夏侯都尉　從濟南張生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之又事蕑卿　勝從始昌又從歐陽氏問為學精孰所問非一師宣帝時迁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賜黃金百斤　孔霸事勝為博士周堪事勝論石渠經最高堪授牟卿為博士及許商劉子光亦事牟卿由是有孔許之學商門人炔

欽為博士　宗意父京張子儁門賈逵以大夏侯教
授　牟融習大夏侯　吳良習大夏侯李通師法
任博士　小夏侯勝傳從兄子建建師事　又
事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
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初
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見亦非聖為學疏略難以
應敵建卒自顓門名經　張山拊事建為博士論
石渠授李尋鄭寬中張無故秦恭　假倉無故善
修章句恭增師法至百萬年倉論石渠寬中以博
士授太子由是有鄭張秦假李氏之學恭授馮賓
為博士　藝文志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注
桓譚新論云秦近君能記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
十餘萬言但說暑稽古三萬言　中興王良習小

夏侯　古文　周防薦補博士　楊倫特召博士
晉太興初尚書鄭氏古文孔氏置博士
儒林傳兒寬又受業孔安國初見武帝語經學上
曰吾始尚書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乃從寬問
一篇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寬　後賈逵傳
肅宗好古文尚書逵數為帝言古文與經傳爾雅
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
逵集為三卷帝善之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
同并作周官解詁建初八年乃詔諸儒各選高才
生受古文尚書逵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
學者宗之　輿服志永平二年乘輿服從歐陽氏
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　隋志三家並立
而歐陽最盛晉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

亡　書義歐陽夏侯謂父四母族三妻族二歐陽大小夏侯說皆云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　詩正義異義九族今禮戴尚書歐陽說云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父族四母三妻族二古尚書說上從高祖下至玄孫凡九皆為同姓類上帝尚書夏侯歐陽說以事類祭之說南郊　周禮疏夏侯歐陽說其罰百率古文尚書說百鍰

正義按史記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後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傳二十九篇以教于齊魯之閒而云口以傳授者蓋傳教既九誦文則熟又言裁二十餘篇意以為火之餘又二十九篇自是計卷若計篇三十四去泰誓猶有三十一劉歆云泰誓後得別錄云武帝時民得於壁內獻之三統歷引武成粤

若來三月武王燎于周廟刑法志引秦誓立功立
事皆今文也

尚書大傳

漢藝文志傳四十一篇　隋志大傳三卷鄭玄注
顧彪撰音二卷伏生作尚書傳四十一篇授同郡
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　唐志伏勝注大傳三
卷又暢訓一卷　中興書目按鄭康成序云蓋自
伏生也伏生為秦博士至孝文時年誤先後猶有
差舛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失生終後　子各論
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
經屬指名之曰傳劉向校書得而上之凡四十一
篇至康成始詮次為八十三篇　經典序錄尚書
大傳三篇伏生作

尚書中候

隋志尚書中候五卷鄭玄注梁有八卷今殘缺

正義鄭玄注中候依運斗樞以伏羲女媧神農為三皇又云五帝鴻金天高陽高辛唐虞氏　詩正義中候苗興稱堯舜禹書已有稷名在錄　中候合符後握河紀說堯考河命說舜契握云　洛予命云天乞在亳東觀於洛我應　稷起云蒼耀稷生感迹

漢中文尚書

劉陶傳明尚書春秋為訓詁推三家尚書及古文尚是正文字七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

漢尚書雜記

後儒林傳周防受古文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

萬言 張奐傳李歐陽著尚書記難三十餘萬言

漢鄭玄書贊

正義鄭玄書贊云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亦好此學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又云孔子乃尊而命之曰尚書 藝文志注師古曰鄭玄序贊云後又云亡其一篇

書正義鄭玄注書序舜典云入麓伐木注五子之歌云避亂於洛汭注胤征云胤征臣名又注禹貢引胤征云厥篚玄黃昭我周王又注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又注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朡又注旅獒謂酋豪之長

漢尚書正經

荀爽傳爽著禮易傳詩傳尚書正經春秋條例又

作公羊問及辯識

朱文公以諸篇本文為經而後合序篇於後

漢尚書

史通晉廣陵相孔衍以為國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於人理常事不足備列乃刪漢魏諸史取其美詞典言足為龜鏡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由是有漢尚書後漢尚書漢魏尚書凡為二十六卷

唐志雜史類孔衍漢書十卷後漢尚書六卷後魏尚書十四卷

書傳略說

禮大行人疏按書傳略說云天子太子年十八按孟侯孟侯者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或可遠郊勞使世子為之是以孝經注亦云世子郊迎郊迎即

感糾繆擬元他依洪範外傳陳正卿續尚書崔良
佐演範四家二十卷　隋志三十二部二百四十
七卷　崇文目七部八十一卷　中興書目二十
二家一百八十七卷

唐尚書正義

志尚書正義二十卷國子祭酒孔穎達太學博士
王德韶等奉詔撰四門博士朱長才蘇德融助教
王士雄趙弘智覆審　正義序古文經脫行隋初
始流河朔其為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甝顧彪刘
焯刘炫諸公文義淺畧唯焯炫最詳雅正觀十六
年奉勑與長才等對勑使趙弘覆審

唐今文尚書　隋今字尚書

志今文尚書十三卷開元十四年玄宗以洪範無

偏無頗声不協詔改為無偏無陂天寶三載又詔集賢李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　隋志古文尚書十三卷今字尚書十四卷孔安國傳　釋文孔氏用隸書寫古文凡四十二篇亡　正義衛宏古文奇字序云秦改古文以為篆隸又曰古文書蒼頡体周世所用之文家自蒼頡至周宣皆蒼頡之体史籀始有大篆十五篇號曰篆籀惟篆與蒼頡二体而已秦嚴古文而有八躰非古文矣以至亡心六書并八躰亦用書之六体以造字於秦八躰用其小篆蟲書摹印隸書去其大篆刻符殳篆署書而加以古文奇字大篆非古文蟲書非科斗書也

新志王元感尚書糾繆十卷　會要長安二年三月
上又禮繩衍三十卷春秋振滯二十卷魏知古書
五經指南

唐尚書演範　洪範外傳

志崔良佐演範卷亡穆元休外傳十卷

唐無逸圖

見圖類

唐尚書君臣事迹圖

見圖類　舊紀穆宗即位元和十五年三月壬子
召侍講斈士韋處厚露隋於大液亭講毛詩關雎
尚書洪範等篇既罷並賜緋魚

唐李至遠周書

見編年類

唐續尚書　文中子讀書

書經總考

古文尚書十三卷漢臨淮太守孔安國傳

古文尚書九卷鄭玄注

按易詩書春秋皆有古文自漢以來盡易以今文惟孔安國得屋壁之書依古文而隸之安国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鄭玄為之注亦不廢古文使天下後學於此一書而得古意不幸遺明皇更以今文其不合開元文字者謂之野書然易以今文雖失古意但參之古書於理無礙亦足矣明皇之時去隸書既遠不通變古之義所用今文違於古義尤多臣於是考今書之文無妨於義者今有妨於義者從古庶古今之文義

兩不相違曰書考迫武成而未及終編又有書辨訛七卷皆可見矣

古文尚書舜典一卷晉豫章太守范甯注

按百篇之書莫大於二典而舜典自永嘉後失孔氏所傳故范甯為之觧至齊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頭得而獻之議者以為安國之所注也或言王肅注耳隋志作姚興方於大桁市得其書奏上

古文大義二十卷任孝恭

三字石經尚書古篆三卷

今字石經鄭玄尚書八卷

今字石經尚書本五卷

字石經尚書六卷見隋志

三字石經尚書九卷

歐陽章句三十一卷
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
伏生大傳三卷鄭玄注
今字尚書十三卷孔安國傳按隋志十四卷
洪範五行傳論十一卷漢光禄大夫劉向
五行傳記一篇漢許商
洪範外傳十卷唐穆光休
洪範傳一卷曾致
尚書十一卷馬融
尚書十一卷王肅
尚書十五卷晉祠部郎謝沈
尚書十卷范甯　尚書十卷王元度
尚書集註

李顒集解十一卷　宋給事中姜道盛集釋十一卷　四庫書目會解十三卷

尚書義疏

梁武帝大義二十卷　隋國子助教劉炫述義二十卷　唐國子祭酒孔穎達等三義二十卷　梁國子助教費甝義疏十卷　梁司陡蔡大寶義疏三十卷　隋志義疏七卷　顧彪尚書疏二十卷　隋劉焯義疏三十卷　梁國子助教巢猗義疏十卷

尚書問難

王肅駁議五卷　魏侍中王粲釋問四卷

齊大學博士顧歡百問一卷　梁國子助教巢猗百釋三卷　虞氏釋問一卷　鄭玄注釋問四卷

王元感糾繆十卷

尚書義訓

梁國子助教巢猗尚書義三卷　隋劉先生

尚書義三卷　伊說釋義四卷　李顒新釋二卷

呂文優義注三　顧彪文外義一卷閏義一

卷　吳孜大義二卷　漢伏勝暢訓一卷　劉炫

百篇義一卷　劉炫畧義三卷　劉炫孔目三卷

義宗三卷　黄君俞閱言三卷　樂敦遺畧義一

卷　孫覺書義十述一卷　胡瑗洪範口義一卷

成伯璵斷章十三卷

尚書小學

古文尚書一卷　尚書要記名數一卷

尚書逸篇

梁五經博士刘叔嗣注亡篇序一卷　逸篇二卷

徐邈注逸篇三卷

尚書圖

李平西河圖傳一卷　治要圖一卷

尚書音

徐邈古文尚書音一卷　顧彪今文尚書音一卷

王儉音義四卷　釋文十三卷

續尚書

唐陳正卿纂漢至唐十二代詔策章疏歌頌符檄

議論成書開元末上之卷亡十本朝韓氏三卷

唐崔良佐撰卷亡尚書演範

尚書讖緯

鄭玄注尚書緯三卷　鄭玄注中候五卷

逸書

顔師古曰刘向云周時誓語號令也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今存四十五篇周書七十一篇　汲冢周書十卷　孔晁注汲冢周書八卷　汲冢書古文瑣語四卷

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

孔安國作傳值巫蠱不行遂有張霸之徒偽作舜典汩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陽誥咸有一德其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二十四篇除九共九篇共卷為十六卷蓋亦略見百篇之序故以伏生二十八篇者復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及泰誓共為三十四篇而偽作此二十四篇十六卷附以求合於孔氏之五十

八篇四十六卷之數

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藝文志云古文又多十六篇篇即卷也即是僞書二十四篇不見孔傳劉向班固劉歆賈逵馬融鄭玄之徒皆不見眞古文而誤以此爲古文之書服虔杜預亦不之見王肅注書始以竊見孔傳晉鄭沖以古文授蘇愉愉授梁柳柳之內兄皇甫謐從柳得之柳又以授臧曹曹授梅賾賾於前晉奏上其書時已亡舜典一篇乃取王肅注堯典愼徽五典以下分爲舜典續之齊姚方興得於大航以獻隋開皇二年始得其篇然後書大備唐開元十四年改洪範無偏無頗爲無偏無陂天寶三載詔衛包改古文從今史薛氏曰唐明皇更以正隸改定而俗儒承詔文多踳駁

經二十九卷

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後得泰誓一篇

劉歆曰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董仲舒引白魚入于王舟有大後于王屋流為烏郊祀志引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毛詩箋引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詩正義引師乃鼓譟前歌後舞格于上天下地咸曰孜孜無息又曰司馬左前周禮疏引周公曰都懋哉予聞古先哲王之格言大子發拜手稽首説苑引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伏生無此篇而書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事與泰誓同不知伏生先為此語抑泰誓出後後人加此語未可

知也房宏等說宣帝本始元年河内女子有壞老
屋得古史泰誓三篇別錄云武帝末於得壁内
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不得
云宣帝時始出也鄭康成書論云民間得泰誓
二十九篇是記卷若計篇則三十四去泰誓猶有
三十一伏生所傳謂之今文則歐陽夏侯三家所
傳及蔡邕石經是也泰誓非伏生所傳而史記儒
林傳云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漢定伏生求其書
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蓋太史公當武帝時泰
誓已出而入伏生書内故總言之孔臧與安國書
云槩雖為今李亦多所不信唯聞尚書二十八篇
取象二十八宿謂為至然也河圖古文乃自百篇
邪此列歆所謂以尚書為備

傳四十一篇

伏生作尚書傳四十一篇授張生張生授歐陽生隋志云濟南伏生之傳唯刘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釋文序錄尚書大傳三卷伏生作鄭康成注其序曰伏生至孝文時年且百歲歐陽生張生從學焉伏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間而別作章句又特撰其大義因經屬指名曰曰傳刘子政校中書奏此目錄凡四十一篇康成詮次為八十三篇今本四卷首尾不倫刘向傳贊云鴻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唐志又有暢訓一卷大傳篇有九共帝告以西伯戡黎為伐耆冏命為㷡命費誓為肸誓呂刑為甫刑序又有嘉禾揜誥今本闕又引盤庚若德明我湯

任父言畢應言酒誥王曰封唯曰若圭璧皆古文
所無漢儒五行傳其原自大傳其流為災異之說
吳氏曰馬融鄭康成之學悉本伏生石林葉氏曰
大傳以天地八四時為七政謂金縢作於周公沒
後何可盡據

歐陽章句　大小夏侯章句

初書唯有歐陽孝宣世立大小夏侯七録云三家
至西晉並亡其說間見於義疏葉氏曰自漢訖西
晉言書惟祖歐陽氏鄭康成云歐陽氏失其本義
郊祀志引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說六宗皆曰上不
及天下不及墜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
變化實一而名六後漢輿服志永平二年采輿服
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桓榮習

歐陽尚書受朱普章句四十萬言浮辭繁長多過其實及桓入授顯宗減為二十三萬言子郁復刪省定成十二萬言夏侯勝從歐楊氏問建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然則大小夏侯皆歐陽之季

劉伯五行傳記十一卷

本傳曰洪範五行傳論沈約曰伏生創紀大傳五行之体始詳劉向廣演洪範体咎之文益備歐陽氏曰箕子陳洪範條其事為之類別其說為九章考其說不相附屬向為五行傳乃取五事皇極庶證附於五行以為八事皆屬五行歟則至於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之類又不能明至俾洪範之

書天其倫理所謂旁引曲取而遷就其說也然自漢以來未有非之者又祥眚禍痾之說自其數術之李隋志洪範五行傳論十一卷刘向注郎顗傳引尚書洪範記曰月行中道移節應期德厚受福重華留之

周書七十一篇周史記

劉知幾史通曰周書與尚書相類郎孔氏刊約百篇之外凡為七十一章上自文武下終靈景其有典雅高義亦有淺末常說殆似後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職方之言與周官無異時訓之說比月令多同期百王之正書五經之别録隋志雜史有周書十卷今本凡七十篇始於度訓終於器服晉孔晁注隋唐志皆云得之晉太康中汲郡魏安釐

王冢然刘向班固所録並著周書而司馬迁史記
武王克殷事與此合鄭康成注周禮儀禮引王會
許叔重說文亦引逸周書馬融注論語引周書月
令有更火之文豈漢世已入中秘其後稍隱邪今
篇目比漢但闕其一繫之汲冢失其本矣杜預注
左傳嚮之柔矣謂逸詩見周書而狼瞫所稱周志
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其語今見篇中千里百縣
縣有四郡又引以為上大夫受縣之注呂氏春秋
引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楚世家引欲起無
先蘇秦引緜緜不絶蔓蔓柰何蒙恬傳引必參而
伍之肅何引天予不取反受其咎主父偃引安危
在出令存亡在所用谷永引記功忘過宜為君王
商傳引以左道事君者誅楊賜引天子見怪則修

德說苑引前車覆後車戒墨子引國無三年之食
非其國淮南子引掩雉不得更順其風上言者常
下言者權戰國策引魏任章將欲敗之必姑輔之
將欲取之必姑與之貨殖傳引農不出則乏工食
不出則之事商不出則三寶絶說文引朕實不明
以俔伯父書王義引月令云三曰粤朏張衡集引
乃命少皡謂皆曰周書今文有無其語者豈在逸
篇乎書多散缺宜孔子所不取抑戰國之士私相
綴續說周爲名孔子亦未必見也唐大衍曆議曰
七十二候原于周公時訓月令雖頗有增益然先
後之次則同若周史記之名太史公謂孔子西觀
周室論史記舊聞又謂周太史伯陽讀史記孔子
讀史記至楚復陳又曰史記獨藏周室而說公羊

者以為孔子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薛氏曰先王之制諸侯無史外史掌四方之志而職於太史止齊陳氏曰古者諸侯無私史有邦國之志小史掌之而藏周室魯人所謂周人御書晉人所謂乘有之二子董之於是有董史是也

議奏四十二篇 石渠論

論石渠者歐陽地餘休尊周堪張山拊假倉

河出圖雒出書

成王之末河圖尚在邵子曰圖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朱文公曰河圖與易之天一至地十者合而載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易之所自出也洛書與洪範之初一至次九者合而具九疇之數洪範

之所自出也世傳一至九數者爲河圖一至十數者爲洛書正是反而置之大戴禮明堂篇有一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語鄭氏注云法龜文則漢人固以九數爲洛書矣蘇氏曰河圖洛書著於易見於論語今李者或疑爲山川出圖書有時而然魏晉之間張掖出石圖文字燦然時無聖人莫識其意爾

孔子纂爲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

書序古文本自爲一篇在百篇之後劉歆曰孔子修易序書朱文公曰書小序非孔子作或頗與經不合序云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未嘗以爲孔子所作至劉歆班固始以爲孔子所作五峯胡氏

曰康誥蓋武王命康叔之辭不得不捨書序而從
經史林氏曰序乃歷代史官相傳以為書之總目
猶詩之有小序也吳氏曰先序者孔子之序猶詩
之大序也再序者當時之序猶詩之小序也

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

注師古曰家語孔騰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
堂壁中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二說不同决疑
曰隋志云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其末孫惠
所藏之書皆古文也史通亦以為孔惠所藏則又
非師古所引二人者矣

酒誥脫簡一

楊子曰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
今亡夫伏生大傳酒誥曰王曰封唯曰若圭璧其

脫簡之文與

尚書大傳三卷

崇文總目漢濟南伏勝撰後漢大司農鄭玄註伏生本秦博士以章句授諸儒故傳引異言授援經而申證云

晁氏曰勝孝文時且百歲歐陽生張生從李爲音声猶有訛誤先後猶有差舛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失勝終之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而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劉向校書得而上之

牟長章句

本傳長習歐陽尚書建武時爲博士遷河南太守註尚書章句皆本之歐陽氏俗號爲牟氏章句

周防尚書雜記

丶本傳防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書建武時以明經舉孝廉拜郎中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後仕至陳留太守

孔安國尚書經十三卷

晁氏曰安國古文尚書至晉齊間如顯唐孝明不喜古文以今文易之又頗改其辭如舊無頗今改無陂之類是也按安國既定古文會有巫蠱事不復以聞藏于私家而已是以鄭康成註孔記常胎註國語杜預註左氏趙岐註孟子遇引今尚書所有之文皆曰逸書蓋未嘗見古文故也然嘗以禮記較說命孟子較泰誓大義雖不遠而文不盡同意者安國以隸古定時失之耳

孔穎達尚書正義二十卷

晁氏曰穎達因梁費甝疏廣之唐儒李傳稱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撰五經義訓百餘篇號義贊詔改為正義云雖包貫異家為詳博然其中不能無謬冗馬嘉運駁正其失永徽中于志寧張行成高季輔就加增損始布天下藝文志云穎達與李子雲王德韶等撰朱長才蘇德融隋德素王士雄趙弘智審覆長孫無忌李勣等二十四人刊定唐史志傳記事多參差此為尤甚所記撰著人姓氏穎達往往不同

陸德明尚書釋文一卷

崇文總目皇朝太子中舍陳鄂奉詔刊定始開寶中詔以德明所釋乃古文尚書與唐明皇所定今

文敓異今鄂剛定其文改從頴書葢今文自晁者多故音切弥省

尚書廣疏

崇文總目偽蜀馮繼先撰以頴達正義為本小加己意

尚書斷章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案其書畧庐衆篇大旨

尚書集觧十四卷

晁氏曰皇朝顧臨蔣之竒姚闢孔武仲刘敞王會之周範蘇子才朱正夫吴牧所撰後人集之為一編然非全書也

胡翼之洪範解一卷

晁氏曰胡瑗翼之撰皆其門人所録無詮次首尾

張海之洪範解一卷

晁氏曰皇朝張景晦之撰景當景祐三年為房州

參軍著論七篇

楊元素書九意一卷

晁氏曰皇朝楊繪元素撰其序云詩書春秋同出

於史而仲尼或删或修莫不有筆法為詩春秋先

儒皆言之書獨無其法邪故作斷堯虞書夏書禪

諫稽古商書周書費誓秦誓意九篇

蘇明允洪範論圖一卷

晁氏曰三論皆援經繫傳斥末以歸本二圖一以

指歆向之謬一以刑其意或云非洵作

孫莘老書解十三卷

晁氏曰覺仕元祐謂康王以喪服見諸侯為非禮

蘇氏之說本此

新經尚書十三卷

氏曰王雱元澤撰熈寧時頒是書於學官用以取士或少違異輙不中程由是獨行於世六十年而天下學者喜攻其短自開黨禁世人罕稱焉

王氏洪範傳一卷

晁氏曰王介甫撰以刘向董仲舒伏生明災異爲蔽而思别著此傳以庶徴所謂若者不當訓順當訓如人君之五事如天之雨暘寒燠風而已大意謂天下人不相干雖有變異不足畏也

東坡書傳十三卷

晁氏曰熈寧以後專用王氏之說進退多士此書駮異其說爲多

書義辨疑一卷

晁氏曰楊時中立撰其書專攻王雱之失

古三墳書一卷

晁氏曰張天覺言得之於比陽民家墳皆古文而傳乃隸書所謂三墳者山氣形也七畧隋志皆無之世以為天覺偽撰

顏吳范司馬無逸說命解三卷

晁氏曰皇朝吳安時范祖禹司馬康元祐中侍講邇顏後殿書崇政殿日所進講說也

伊川書說一卷

晁氏曰伊川之門人記其師所談四十餘篇

洪範會傳一卷

晁氏曰皇朝孫諤撰諤元祐中博士其說多本先

儒頗攻王氏之失

二典義一卷

陳氏曰陸佃農師撰佃爲王氏斈長考訂

石林書傳十卷

陳氏曰葉夢得少蘊傳極郡書強記絕人書與春秋之斈視諸儒最爲精耳

書裨傳十三卷

陳氏曰太常丞吳棫才老撰首卷舉要說曰書序曰君辨曰臣辨曰考異曰詁差牙曰孔傳凡八篇考據詳傳

書辨訛七卷

陳氏曰樞密院編修官樵漁仲撰糾謬四闕疑一復古二樵以遺逸召用博物洽聞

然頗迂僻

陳傅士書解三十卷

中興藝文志紹興時太李始建陳鵬飛為傳士發明理李為陳傳士書解

陳氏曰秦檜子熺嘗從之遊在禮部時熺為侍郎文書不應令鵬飛輙批還之熺浸不平鵬飛說書崇政殿因論春秋毋以子貴言公羊說非是檜怒謫惠州以没今觀其書紹興十三年所序於文侯之命具言驪山之禍申侯啓之平王感申侯之立已而不知其德之不足以償怨鄭桓公友死於難而武公復娶于申君臣如此而望其振國恥難矣嗚呼其得罪於檜者豈一端而已哉

無垢尚書詳說五十卷

陳氏曰張九成子韶撰無垢諸經解大抵援引詳
傳文意瀾翻似乎少簡嚴而務欲開廣後學之見
聞使不墮於淺狹故讀其書者亦往往有得焉
程大昌書譜二十卷
陳氏曰本以解經而不盡解有所發明則篇爲一
論
程大昌禹貢論圖共四卷
陳氏曰凡論三十三篇後論八篇圖三十一其於
江河淮漢濟黑弱水七大川以爲舊傳失實皆辨
證之淳熙四年上進宇宙廣矣上下數千載幅員
數萬里身不親歷耳目不親聞見而欲決於一身
定於一說烏保其皆無牴牾然要爲卓然不詭隨
傳註者也

東萊書說十卷

大愚叟書後曰尚書説自秦誓至洛誥凡十八篇伯氏太史已亥之冬口授諸生而筆之冊者也惟念伯氏退休里中之日居多以詩書禮樂訓授學者俾其有以自得乎此初未嘗喜爲書也然聽之有淺深記之有工拙傳習既廣而漫不可收拾伯氏蓋深病之一日客有來告者曰記録之易差固也各述其所聞而變有詳畧得失之異則其差爲甚矣非有以審其是學者何從而信之於是然其言取尚書　凡聞而爲之説先之秦誓費誓者欲自其流而上泝於唐虞之際也辭旨所發不能不敷暢詳至者欲學者易於覽習而有以舍其舊也訖於洛誥而遂以絶筆者以夫精義無窮今姑欲

以是而廢夫世之所筆録蓋非所以言夫經也未

再歲伯氏下世整次讀詩記循未盡篇書及三禮

皆未及次第致論而書則猶口授而非傳聞南唐

史君曾侯取而刋之李官書來求紀其本末義不

得辭也因書其所知以附于卷末

朱子語録曰呂伯恭解書自洛誥始某問之曰有

解不去處否曰也無及數日後謂某曰書也是難

說今只是強解將去爾要之伯恭却是傷於考

晦庵書說七卷

陳氏曰晦庵門人黄士毅集其師說之遺以為此

書晦庵於書一經獨無訓傳每以為錯簡脫文處

多不可強通今惟二典禹謨召誥洛誥金縢有解

及九江彭蠡皇極有辨其它皆文集語録中摘出

書古經及序共五卷

陳氏曰晦庵所録分經與序仍爲五十九篇以存古也

蔡九峯書集傳

自序慶元己未冬先生文公令沉作書集傳明年先生殁又十年始克成編總若干萬言嗚呼書豈易言哉沉自受讀以来沉潜其義參攷衆説融會貫通乃敢折衷微辭奥旨乃述舊聞二典禹謨先生蓋嘗是正手澤尚新集傳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師説不復識别云

尚書講義三十卷

陳氏曰叅政張綱彦正撰綱政和時及第仕三朝歷蔡京王黼秦檜三權臣乃不爲屈紹興末預政

此書為學宮時所作

林少穎拙齋書集解五十八卷

陳氏曰少穎從呂紫微本中居仁學而太史呂祖謙則其門人也其自序謂初著之時每日誦正經自首至尾一遍雖有它務不輟平心定氣博採諸儒之說而去取之苟合於義雖近世學者之說亦在所取苟不合於義雖先儒之說亦所不取

黄度文叔書說七卷

陳氏曰度篤學窮經老而不倦晚年刱閒淮著述不輟時得新意往往晨夜叩書塾為交朋道之

袁燮絜齋家塾書鈔十卷

陳氏曰其子喬崇謙錄其家庭所聞至君奭而止

袁氏家塾讀記二十三卷

宋陳氏曰題四明袁覺集未詳何人大畧倣吕氏讀詩記集諸說或述己意于後當是絜斉

詩考

曰詩言志

朱子曰心之所之謂之志心有所之必形於語故曰詩言志

詩文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

朱子曰心之所之謂之志而詩所以言志也

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朱子曰事有得失詩因其實而諷詠之使人有所創艾興起至其和平怨怒之極又足以達於陰陽之氣而致災召祥蓋其出於自然而不假人力是以入人深而見功速非他教之所及也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周子曰先王指文武周公成王是指風雅頌之正經經常也女正乎内男正乎外夫婦之常也孝者子之所以事父敬者臣之所以事君詩之始作多發於男女之間而達於父子君臣之際故先王以詩為教使人興於善而戒其失所以道夫婦之常而成父子君臣之道也三綱既正則人倫厚教化美而風俗移矣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朱子曰此一條本出於周禮大師之官蓋三百篇之綱領管轄也風雅頌者声楽部分之名也風則十五國風雅則大小雅頌則三頌也賦比興則所以製作風雅頌之躰也賦者直陳其事比者以彼

狀此興者託物興詞蓋衆作雖多而其声音之節製作之體不外乎此故大師之教國子必使之以是六者三經而三緯之則凡師之牒奏指歸皆将不待講說而真可吟咏以得之矣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又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朱子曰風者民俗歌謠之詩如物被風而有声又因其声以動物也上以風化下者詩之美悪其風皆出於上而被於下也下以風刺上者上之化有不善則在下之人又歌詠其風之所自以譏其上也凡以風刺上者皆不主於政事而主於文詞不以正諫而託意以諫若風之被物彼此無心而能有所動也

至于正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化
變雅作矣
朱子曰國異政家殊俗者天子不能統諸侯故國
國自為政諸侯不能統大夫故家家自為俗也正
變之說經無明文可考
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礼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
義先王之澤也
朱子曰情者性之動而禮義者性之德也動而不
不失其德則以先王之澤入人者深至是而猶有
不忘者也然此言亦其大槩有如此者其放逸而
不止乎礼義者固已多矣
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
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

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朱子曰形者躰而象之之謂小雅皆王政之小事大雅則言王政之大躰也頌皆天子所制郊廟之樂歌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所謂四始也詩之所以為詩者至是無餘蘊矣後世雖有作者其孰能加於此乎邵子曰刪詩之後世不復有詩矣蓋謂此也

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

朱子曰六德中和祗庸孝友六律謂黃鍾至無射六陽律也大呂至應鍾為六陰律與之相間故曰

六間又曰六呂其為教之本末猶舜之意也

王制曰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

方慤曰詩所以言志風所從上詩言之哀樂足以見民風之厚薄民風之厚薄足以知上政之得失故命大師陳詩焉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朱子曰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示人之意亦深切矣

子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朱子曰此逸詩也言人有此倩兮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為飾故問之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為質而後旋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礼必以忠信為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為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朱子曰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

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情性之正也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朱子曰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程頤曰須是未讀詩者授以政不達使不能專對既讀詩便達於正便能專對始是讀詩又曰窮經

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
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郡可
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朱子曰小子弟子也興謂感發志意觀謂考見得
失郡謂和而不流怨謂怨而不怒人倫之道詩無
不備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
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
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

朱子曰為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修
身齊家之事正墻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
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

孟子咸丘蒙問曰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周無遺民也

程頤曰夆一字是文成句是辭

張載曰知詩莫如孟子以意逆志讀詩之法也

史記曰古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旋於禮義者三百五篇

孔穎達曰按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録不容十分去九馬遷之言未可信也

程頤曰古之人幼而聞歌誦之声長而識美刺之意故人之學由詩而興後世老師宿儒尚不知詩之義後學豈能興起乎又曰周南召南如乾坤二南之詩蓋聖人取之以為天下國家之法使邦家鄉人皆得歌詠之也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自齊家始故先言后妃次言夫人又次言大夫妻而古人有能修之身以化在位者文王是也故繼之以文王之詩又曰學者不可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

張載曰置心平易然後可以言詩涵泳從容則忽不自知而自解頤矣又曰求詩者貴平易不要崎嶇蓋詩人之情性溫厚平易老成其志平易故無艱險之言大率所言皆目前事而義理存乎其中

以平易求之則思遠以廣愈艱險則愈淺近矣

謝良佐曰李詩者須先識得六義䠶面而諷味以得之又曰君子之於詩非徒誦其言又將以考其情性非徒考其情性又將以考先王之澤蓋法度禮樂雖亡於此猶能併得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又曰詩須諷咏以得之古詩即今之歌曲今之歌曲往往能使人感動至李詩却不然只為泥章句故也

歐陽修曰詩述商周自玄鳥生民上陳稷契下訖陳靈千五百年之間旁及列國君臣次世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虫魚之名與其風俗方言訓詁盛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

游酢曰李詩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如觀天保之

詩則君臣之義修矣觀棠棣之詩則兄弟之愛篤矣觀伐木之詩則朋友之交親矣觀關雎鵲巢之風則夫婦之經正矣昔王裒有至性而子弟至於廢講蓼莪則詩之興發善心於此可見矣

朱子曰詩經全體大而天道精微細而人事曲折無不在其中又曰詩之為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

劉瑾曰通三百篇而論其大義則其喜不至瀆怒不至絕怨不至亂諫不至訐天時日星為大蟲魚草木之微人倫綱常之道風氣土地之宜神祇祖考之祀禮樂刑政之施凡天人相與之理莫不畢備於一經之中也

又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

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季詩之
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
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
樞機之始則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
他求而得之於此矣
問詩何以興朱子曰讀詩見其不美者令人羞惡
見其美者令人興起
又曰讀詩之發只是熟讀涵詠自然和氣從胷中
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布置務自立
說也
丘癸酒云真德秀有言三百篇雖難曉今諸老先
生發明其義了然可知如能反覆涵泳真可以感
發其性情則所謂興於詩者未嘗不存也臣竊以

謂古人教冑子率以樂今世古樂不存而所謂詩者固三代之遺音也李校之中閒居游息之時俾其歌詠三百篇詩雖其鄭奏無傳然即今鄉飲所歌鹿鳴之音調稍諧協之樂不能皆如古人之全然亦可以防佛其萬一也其於興起感發懲創之道不為無助